

重“展示”轻“引领”：学术期刊发展的缺位

田卫平

(《学术月刊》社,上海 200020)

现代学术的发展与学术期刊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越来越密不可分之势。这足以说明,学术期刊(包括其他学术媒体)在推动和繁荣学术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

学术期刊作为联系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其本身承担着两种功能:一是展示和推介功能。即为学术成果进入读者的视野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以便于社会科学爱好者了解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不同学科、不同观点之间借助此平台得以相互碰撞、沟通、交流,进而相互促进。二是引领和推动功能。即通过对学术资源的开发、加工、整合与调控,推动并引领学术研究向着规范、健康、繁荣的目标迈进。以往人们对学术期刊这两种功能的认识有偏差,往往只强调前一项而忽略后一项,由此导致学术期刊在发展中的缺位。

进入新世纪,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媒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已不再是个体性的自发行为,而是越来越群体化、制度化、信息化了。也就是说,它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发表学术成果”的通道,其本身已成为“信息源”,具有了某种影响读者和研究者的“权力”。如果说,展示和推介的功能只是涉及学术期刊如何扮演好学术“看门人”角色的话,那么,引领和推动功能就涉及学术期刊怎样扮演好“引路人”的角色了。

从国际学术期刊的发展趋势看,学术期刊对学术的“引领”大致包含6方面内容:对学术研究的引领;对学术规范的引领;对学术评价的引领;对学术审美的引领;对学术人才的引领;对学术道德的引领。以往对“引领”的理解比较狭隘,往往一谈“引领”,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配合管理层注意导向上的把握和制度上的规范。其实,期刊通过自己的学术定位、栏目设置、选题策划、成果推介等等,形象化地展示给读者,这本身也是一种“引领”。相对来说,只不过这种“引领”更加隐性化一些,带有某些暗示的色彩。

学术期刊的从业者之所以能够运用期刊这个载体或媒介充当学术发展“引领者”的角色,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站位与各学科各领域专家的站位有着很大的不同。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在未成为“专家”之前,一直在某一领域内倾全部之精力,孜孜以求,从而发前人所未发,得他人所未得,方有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因此,如果就某一领域、某一问题上说,学术期刊的编辑不可能比该领域的专家知道得更多

收稿日期:2007-06-22

作者简介:田卫平(1957-),男,河北鹿泉人,《学术月刊》总编辑,编审。

或更了解这一领域未来的走向。然而,由于期刊编辑的“万金油”角色,使他接触的人和事比较多,知识面也就比较宽;相对于某一领域的专家来说,他接受各种学术信息的机会自然也比较多。尤其是他不仅与专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学术门派观念较淡,头脑中的既定框框较少,不受某一思潮的左右和制约;而且还由于他是联系和沟通专家与专家、专家与非专家的桥梁,既知道专家在研究思考什么,也知道非专家想了解得到什么,再加上他自身的知识背景和职业训练,使他容易敏锐地捕捉到学术界正在关注或即将关注的一些问题的“火花”,经过他的组织与策划,再联合其他感兴趣期刊的参与或加盟,新的学术热点就有可能生成;甚至随着热点的升温,还可能使一些原本不涉及的相邻学科也自觉不自觉地参与进来,出现一种“燎原”的景观,从而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在这之中,学术期刊所起的“引领”功能凸显无疑。而这一点,单靠某一领域里的专家是做不到的,因为他的专业和角色是有局限性的。

当然,说学术期刊能够充当引领学术发展的“引领者”,并不是说专家的作用可有可无。其实,学术发展的主力军还是各学科各领域的专家们,学术期刊与学者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也是互为依存的。只不过在信息化社会的背景下,学术期刊的发言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因而它具有专家们所不具有的话语权,能够影响受众、打动读者。

“话语权”在现代社会具有多种用途,学术期刊既可以用它来作为“助推器”,引领推动学术朝着科学、规范、健康、繁荣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作为“灭火器”,遏制、扼杀学术理论或观念的创新;还可以作为“炒菜锅”,把一些“伪问题”添加佐料后“炒作”,造成虚假的繁荣。因此,学术期刊如何把握好“引领”的尺度,既需要倾听各领域专家的意见,也需要自身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随着学术期刊公信度的日渐增强,对从业人员的学术底线和道德底线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学术底线,就是本着学术问题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面对不同学术观点、学术流派时,学术期刊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判对错,不能以所属的门派定是非,只要它不违反《宪法》,符合学术规范,在所涉及的领域内有所创新,就应当给予它一席之地。所谓道德底线,就是在遵守职业道德的同时,不要滥用或者出租学术期刊的资源 and 话语权,对学术净土的守望者给予道义上

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社会各界对学术期刊批评较多的是部分期刊的见利忘义、把关不严。主要表现为: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前失去了“定力”和信誉,在职称、学位需要学术期刊支撑的供求失衡体制下沾沾自喜,进而经济利益高于学术和文化利益,不断为一篇篇粗制滥造的学术产品发放合格证书,自觉不自觉地制造和搅动着学术泡沫。这实际上是在放弃引领之责的同时,又在展示着另一种“引领”——对当今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推波助澜,所起的恶劣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学术期刊的展示、推介功能与学术期刊的引领、推动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提高。因此,其任务首先是向社会公众展示和推介合格的学术产品。而由于这种展示和推介本身又体现着一种“权力”和“公信力”,所以就要求学术期刊的主办者在向公众展示和推介学术产品之前,必须予以质量检验。如果学术期刊的“质检员”为了一己之私而对众多粗制滥造的学术产品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那么“质检员”或者学术期刊的“学术资质”就应该打问号了。

导致学术期刊滥用“权力”和“公信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学术期刊管理层的监管缺位。由于目前学术期刊在管理体制上的部门所有、条块分割,使得管理部门仍然沿用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模式,只要政治导向上不出偏差,至于学术导向、质量导向,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所以,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期刊淘汰机制势在必行。

对于当前通行的“核心期刊”遴选和“引用率”判别制度,人们褒贬不一,分歧较大。我以为,有比无好,起码是一个参照。因为在自律观念还没有成为期刊行业中人的道德操守之前,完全套用国外自然科学核心期刊的遴选机制,既容易被一些“神通广大”者弄虚作假所利用,更容易使一些“安分守己”者对所谓的科学指标产生怀疑。所以,还有必要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引入“同行专家评议制”。一是设立专家库,随机抽取;二是分门别类,划定优、良、差等不同标准;三是动态管理,每两年评选一次。每次选出若干种合格的学术期刊供研究和教学单位作为职称评定、科研工作量的参考。以此来制约某些学术期刊的粗制滥造和自甘平庸,在外部环节上对学术期刊形成压力和动力。